



乡里人到镇上去叫赶集，到衡阳市去叫上街。我第一次上街大概是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。堂姑嫁在衡阳，姑父在市二中工作，堂姑邀请母亲伯母等人到她家串门，把我带上了。那时还没有马路，我们沿着一条石板大道走了3个多钟头才到堂姑家。

堂姑家住在市二中职工宿舍，几栋一层的红砖瓦房依次排开，每户住一间，后面配一个小厨房。宿舍前面是菜园，我好奇，大人们在屋里拉家常，我独自到园子里看看。那园子好大一片，一洼洼菜土整整齐齐，每行大约5尺来宽，有好几丈长，中间有垄隔着。菜土里苗秧绿绿嫩嫩，几个菜农在浇水，他们挑着两只水桶，桶的下部斜装着一根3尺来长的竹筒，竹筒前端开了个小口子。挑水的人两手把水桶放斜，那桶里的水就从小口子里

万般思绪暮色里

寒 玉

冬天里，人的心境也常常随着连绵的阴雨变得灰暗低沉。很想萧瑟的寒风中寻找一点阳光，一丝温暖。走出这四角的院子，一株艳丽的山茶花，在寒风中悄然绽放，点亮了灰色的天空，也点燃了久违的激情。

山茶花开了，雍容华贵，娇艳欲滴，竟是那样的诱人！突然想起，山茶花后你清澈的眼神，如花的笑靥，以及一起牵手走过的时光，恍然就在昨天。你那清澈灵动的双眸，似一汪春水，笼罩在蒙蒙薄雾之中，令人无比怜惜。款款而来，依依离去，仿佛有千种柔情，万般不舍。蒙蒙泪光遮住了双眼，此刻的我，仿佛又回到了从前。

从一封书信、一声问候开始，童话故事里注定与你交织、缠绵，这份爱一旦开始，只有绵延，没有落幕。灯光摇曳光影，文字走进心灵。近百封书信，构筑起一个曼妙旖旎的情感世界，炽热的相思在薄薄的信纸上缓缓流淌。

酒逢知己饮，诗向会人吟。能够领略到文字的美妙，也需要心灵的相通。是的，在茫茫人海中，能够遇到相互欣赏、真心相爱的人，其实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。很多人在生命中如同流星般划过，只不过装点了美丽的星空。然而能够点亮心空的，或许只是那么一颗，只是那么一瞬。

动人景色不需多。或许，我们欣赏春天里繁花似锦，弱柳扶风；或许，我们惊叹夏天里荷花摇曳生姿，清廉高洁；或许，我们羡慕秋天里菊

喷洒出来，均匀细柔地洒落在菜苗上。浇水的人沿土垄一路走过去，水就一路淋过去，比乡下人用瓢泼水不仅速度快，而且更匀称柔和不伤嫩苗不留空白。我第一次看到城里菜农这般淋菜，觉得城里人似乎比乡下人聪明。

每逢来了几个客人，堂姑就搭了地铺，大人睡地铺，我就睡在竹靠椅上。那晚，我第一次见到电灯，心里好生稀奇，端详了好久，只见两根胶线吊着个玻璃灯泡，墙上挂着个黑色开关，天黑时将开关线一拉，灯泡里就发出红色的光亮，比乡下的煤油灯亮多了。我琢磨了好一阵，没明白这灯泡里的光亮是怎么发出来的，于是问母亲，她说不晓得。问堂姑，她说是电厂发来的。我又问：电厂的光怎么送到你屋里来的？她含糊地说了几句，我还是没弄明白。那晚，我想了好久才迷糊地睡去。回家后，我问了学校老师才知道，是电线把电厂发的电输过来通过灯泡里的钨丝发光的。

第二天上午，堂姑带我们去逛街，我好高兴，终于要看到城市了！我们沿

花悄然灿烂，满眼芬芳；然而，我所需要的，不过是冬天里的一株山茶，在人生的低谷，能够点亮灰色的天空。也许它未必熠熠生辉，未必与众不同，但却能够占据你的心灵。

如诗如梦的年纪，遇到一见倾心的人，该是多么幸运！不料，一段甜蜜却又心酸的爱情故事，在那一年的春天里戛然而止。缘份以文字开始，以距离结束，徒留一段回忆，令人伤感，唏嘘不已。清冷的月光，透过树叶照在寂静的院子里，斑斑驳驳；撕碎的情书如雪花般纷纷扬扬，遍地狼藉；晚风吹拂着窗外的竹子，摇碎了满地记忆。

或许，人只有在孤独的时候，才能与自己的灵魂相遇。正如一株遗世独立的山茶，便点燃了尘封的回忆。

潺潺流走的，是如水般的美好年华。然而，红尘中的故事早已刻在心中。有一种倾诉，仅仅只需要眼神交流，哪怕讷而无言……

《红楼梦》中，林黛玉这样说：“聚了也是要散的，为什么还聚呢？”然而，哪怕是没有结果，哪怕最终仍是离别，哪怕只是留下一段美丽的回忆，我从不后悔，在那个美丽的冬天，在一朵茶花的背后，认识了你。

暮色四起，不知何时飘起的小雨，密密麻麻，点点滴滴。细密的小雨，滋润了山茶花，使它显得更加艳丽。我似一头老牛，嗅到了一朵花，在花的面前，始终也转不过弯来。万般思绪，飘荡在这无边的暮色里。

第一次上街

何友平

着长长的易赖街走，那街弯弯曲曲不宽，两旁都是一二层的民房。穿过易赖街便到了小西门，那里有不少店铺，卖饭菜的，卖日杂用品的，卖农具小五金的，与集镇上的样子差不多，街两旁多数是木板砖头结构的两层房子。堂姑告诉我，这里曾经都被炸成了平地，这些房子都是临时建起来的。我听了，一下子联想到电影里打仗的情景，脑子里浮现出天上飞机丢炸弹地上墙倒屋摧的悲惨画面。

我们边说边走，不觉来到柴埠门湘江河边。我快步跑下码头，只觉眼前一亮，嗨！这河好宽好宽，一眼望去，对岸的人只是一个影子，家乡那条小溪与它比起来只是像一条小绳索了。时值深秋，河水清澈平静，阳光洒在江面上闪烁着点点金光，江上有许多船在划动，几只大船顶上冒着黑烟，突突突地在江中心行驶，船后翻起一路白浪。一条轮渡船在河两岸往来，不少过河的人在码头上匆匆过往。河岸边有许多木排，不少人在上面洗衣洗菜，码头上好些人在挑水，堂姑说这是卖河水的，几分钱一担卖给居民。第一次见到如此宽阔壮观的大江，我站在那里久久不想离开，感觉到山外的世界竟是如此壮

乡土的闲暇时分

崔建华

乡土的印记，更多的是忙碌与劳作的影像。过年过节等农闲时分，才是农人在一年中难得能够闲下来的时候。但是闲暇时分，农人们又如何打发？

沿海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年轻人，一个村庄常常凑不满一桌年轻人的牌局，所以，乡间闲暇时分打牌的多半是中老年人，而且一桌人经常是来自于附近的好几个村庄。大家围坐在一张小桌四周，一边打牌一边海阔天空地闲聊，说着让每一个本土人都感到熟悉和亲切的方言。这个时候，打牌的晒谷场上，应该要有太阳暖暖地照着，边上不远还要有主妇们正在织毛衣拉家常。乡亲们偶尔一毛两毛、一块两块的小赌一把，日子也可以过得那么的滋润。

日子就这样悄悄地流过，平和而安详……

我的母亲一直反对家人打牌，甚至于不准大家去围观，她常常给我讲起村人打牌的害处。比方说，某某人一家父子四人打牌，没外人来时就全家人上阵，牌场无父子，大家出言都是污言秽语，四个男人三个光棍；又说某某人爱打牌，实在找不到人了就叫还在读小学六年级的孙子来打，如今孙子字牌扑克全都已经学会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前“某某人”由于没有什么谋生技能，就靠几亩薄地度日，家境很是不好，三个儿子都成了大龄青年。后“某某人”因长年患病不能干重活，只好打牌度日。叫孙子来打牌是因为那孩子成绩差，当自己儿媳不满做爷爷的教坏了孩子时，这做爷爷的反而振振有词：“你还指望这孩子上北大清华不成？”

他的儿媳跟我提起这事时，眼中泛泪……

观如此神奇。我们沿中山北路来到解放路口，我见十字路口四面街道宽绰，街两边房屋整齐高大，街上人来人往，很是热闹，猜想这应是衡阳最繁华的中心了。堂姑领我们进了百货大楼，给每人买了双洋袜子，每家一包糖果。我趁大人在买东西，便到商店的楼上楼下溜了一圈，见那里东西多得数也数不清，好多东西从未见过，也叫不出名字，心想：这百货大楼何止百货，千货万货也不止！

那天晚上，堂姑父从学校回来陪我们吃晚饭。他是文化人，晚上给我们讲衡阳的历史故事：黄巢在古樟树上拴马，吴三桂在衡阳称帝，方先觉与日军在衡阳大战……我觉得好新鲜，听得入了神。

我第一次上街，见到了山外的大世界，开了眼界，长了不少见识，回去后讲给班上的同学听，大家都瞪大眼睛听得津津有味，围着我问这问那，以为我好有学问，一个个好生羡慕。那些天晚上，我连作了几个美梦，梦见衡阳童话般变化，竟变成了一座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大都市。

乡土的这种暮气，让人沉闷之余有种莫名的痛楚——我每次在假期回家，乡土总是在让人莫名亲切、温暖之余，心底涌起这种难以叙说的情绪。乡土就这样悄然变化着，当我们还没明显感觉到时，他似乎就已经瞬间苍老！

作家阿来说：“乡村更好的未来是什么样的？我不知道，目前好像真还没人能说得出来。在我们还没找好替代品的同时，原有的乡村如今已经支离破碎了。”阿来是失望的，因为“原来”的乡土正在慢慢消逝，而“新”的乡土还不可知，就像流浪者在茫茫荒原踽踽独行已然找不到路标……

而与莫言同为山东老乡的“80后”作家张悦然说：“从我们的写作而言，我们实际上是没有故乡的，尽管我的家乡济南离莫言的家乡高密距离很近，但是，莫言对家乡的熟悉和感情，对方言的使用，都是我所无法具备和能够掌握的。”张悦然说，80后吃的是麦当劳，读的是翻译作品，他们的营养都来自西方。方言、家乡、传统已经很难进入一个“80后”作家的写作中。

所以，我常常庆幸自己“70后”这一代人，应该说还有真正的乡土。

当然，我不会相信阿来说的那样，乡土就会这样走向沉沦。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，乡土自有乡土的生命力，乡土自会找到他应有的出路。就像大家都在担心许多乡亲只种一季粮食的时候，却不知道这正给了土壤适当的休息——兴许眼下的荒芜，正是为了下一场更大的丰收！